

20世纪50年代初，八千多名湘女踏上援疆之路，有力地推动了新疆建设发展，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，史称“八千湘女上天山”。如今，当年风华正茂的八千湘女，很多已不在人世，其余的也都是耄耋老人。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，我们启动八千湘女口述历史项目，真实记录“八千湘女”人生故事，再现她们忠诚报国的大爱情怀、敢于担当的顽强意志、甘于奉献的崇高境界。



扫一扫，
看八千湘女
的精彩人生。

进疆锻炼成勇敢战士，她此生最大心愿是入党

口述 / 王亚群 文 / 文静然

湘女档案



王亚群，1937年出生，1951年入疆，新疆0024部队独立一分队护士。现居长沙。

搂在怀里。父亲的怀里有一股浓浓的烟草味，他是抽烟的，常常站在窗前，一抽就是半天，只给全家人留下一个冷冷的背。这是我第一次感受父亲的怀抱，却也是最后一次。

1951年，我14岁，姐姐15岁。带着美好的愿望，我们随大部队踏上了一路向西的旅程。起初是坐绿皮火车，大家还很兴奋，一到西安，进疆的路只能换乘一辆辆敞篷大卡车。车老旧，路难行，不时有由新疆逃至甘肃敦煌、安西一带的乌斯满等少数残匪偷袭……

我们走走停停，修车、修路、修理土匪……西安到喀什，地理距离不到4000公里，我们走了近两个月。

部队把我这样的人锻炼成了一个勇敢的革命战士

我是怎样的人？

部队分组学习，要我们每个人自我介绍，轮到我的时候，我张口就说：“我是穷人家的孩子。”其实，部队已经了解了我的家庭情况，政委找我谈话，说：“我们革命队伍，不论家庭出身，只要是真心投身革命，都是革命战士。”我的眼睛一片潮湿。

1953年5月，新疆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军区命令，将驻新疆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军和生产军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些人要分流了。那天开全军大会，我站在队列里，心里十分忐忑。大喇叭里传来一个一个熟悉的名字，我屏住呼吸听，我呢？我呢？我姐姐呢？……“请念到名字的以上同志原地站立，其他同志出列！”我糊糊涂涂地出列，好像还看到我姐姐也出列了。原来，念到名字的统统被编入生产军，而我们这些出列的则全部列入了国防军。

就这样，我和姐姐都成了国防军，只是不在一个部队，我被编入0024部队独立一分队做了一名护士。

正是一个礼拜天，驻地部队组织人去帮老乡烧窑洞，大家争着报名，最后选了五位共产党员。都是年轻的好劳力，热情又高，老乡带着他们上窑，老乡在前面跑，他们跟着跑。忽然，窑塌了，老乡没事，这五人全部掉进火红



进疆前的合影，一排左一为王亚群。

的窑洞里……

我终生不能忘记那惨状——五个人差不多全都烧成了黑炭。我负责给他们其中的一个插导尿管，因为他的生殖器烧没了，害羞加害怕，我一直抖个不停，正无从下手，忽听那个伤员“啊”了一声，他的身体应该是挺了一下，然后就一直那样挺着。“他死了！”我的惊叫声刺激了旁边的伤员，他颤抖着声音问了一句：“他死了吗？他……”戛然而止，他也死了。接着，不到半小时，剩下的三个伤员全都死了。

我抖得更厉害了。

那天的夜特别黑，连月亮都是黑色的。我通宵坐在营房的窗户边，眼前总浮现出那五具焦黑的身体。他们五个，都是抗日勇士，打过硬仗，立过大功，多么好的战士！面对他们受伤的身体，我却只知道害羞、害怕、惊叫，我的革命感情哪里去了？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，病人越是危险，我越是要冷静，我的职业修养哪里去了？在他们弥留之际，我没有能够尽医者的本分减轻他们的痛苦，反而制造了恐怖气息，我到底是个怎样的人？

我痛恨我自己！！

早上出操，我像是疯了一样拼命跑圈，政委追上来找我谈话。“小鬼，他刚刚叫出这一声，我的眼泪就飞了出来。‘不要哭嘛！晚上是不是没有睡觉？你害怕吗？’

“我不怕！”我抹了一把眼泪，大声说道。

为了锻炼自己的胆量，从这天傍晚起，我每天一个人去太平间走一圈，腿哆嗦得厉害，我就紧绑腿，一直紧到两条腿像两根

害怕连累你。”

因为出身的缘故，我整个人看上去又自尊又自卑，又热情又冷漠，又活泼又孤独，又谦虚又尖利……我是分裂的，矛盾的，痛苦的，包括对我原生家庭的认识。除了父亲，我的哥哥也有问题，我曾经看到父亲用毛笔写了一封信，我哥哥拿着信就走了……

我是在很多年以后才得知父亲和哥哥的真实身份的。我父亲叫王康奇，解放战争时期，父亲和一批不满国民党统治的军官，在湖南创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第四军，在长沙、株洲、湘潭一带进行革命斗争，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。我哥哥也参加了他们的活动。但在那个特殊年代，他们都被认为有历史问题，当作“二十一种人”看待，家属也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。2019年，我哥哥荣获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颁发的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”纪念章。直到今天，我哥哥已经是一位91岁的老人，他说，还有很多事情不能说，这是对共产党的信仰。

还是回到我的新婚之夜。

见我沉默，他握着我的手深情地说：“你要相信我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们一起去新疆军区，这不正是你的心愿吗？以后，你的每一个心愿我都来帮助你实现。”

我的心一亮，冲动道：“包括入党吗？我想入党！！！”

他叫了声“小鬼”，轻轻把我搂在怀里。我闻到一股浓浓的烟草味，临进疆前的那个晚上，我在父亲的怀里也曾闻到这股味道。

我确定我是嫁对人了！

他给我买了一架小琴，那琴有点像现在的儿童电子琴，琴面有一排音符，一按一个音。我弹的第一个曲子是《东方红》，那天早上，我弹他唱，他弹我唱，美好的感情在我们的胸腔里激荡。窗外，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……

两年后，我们带着女儿一起去了新疆军区。

“小鬼，”他依然叫我小鬼，“你幸福吗？”

我幸福吗？人生似乎圆满了，可是，我还没有入党。

我想入党！（下转 05 版）

棍子一样直，支着我走、走、走……走着走着，我不怕了，多么狰狞的面目都不怕了。那么，我还有什么可怕的？

我成了一个勇敢的革命战士。从此，任何病我都敢直面应对；任何病人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我都会全力抢救。病人就是我的亲人。

任何时候，当我回忆起在新疆当兵的这一段，我最深刻的体会是：军队是一个大熔炉，再不行再落后再思想糟糕的人，到了军队都可以变成很好很先进很全面的人。经过军队锻炼的人，除了不怕死，我们也不怕困难。因为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不觉得了是困难。革命军队培养的坚强意志，是我一生的精神骨骼。

东方的红日渐升起来了

“小鬼，”他很帅地抽着烟，问，“你是哪个连队的？”

“我在独立一分队。”我答着，想看他又不好意思看。怎么会有这么帅的人呢？他的个子又高又挺，鼻梁笔直，眼睛深邃而富有魅力。

我们就这样认识了。

再见面，他说他可能会调到新疆军区文工团去，那里需要一个作曲的。“跟我到新疆军区去，同意不？”他笑着说。

“我害怕。”

“让我们一起成为最亲密的战友，你就什么也不用害怕了。”

……

我们结婚了！政治部批了个条子，两个床一合并，然后，他过来拉我的手，说：“我们终于成为最亲密的战友了。”“可是……”“可是什么？”“我出身不好，